

城門之南、樟腦之最 走過 「煎熬時代」的 臺北南門工場

文、圖／容容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館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導航至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1號。

大眾運輸：
可搭乘臺北捷運在中正紀念堂站1、2或7號出口
出站，步行至園區。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古蹟建築群的前身，是西元 1899 年創立的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場，此工場不僅是臺灣唯一且規模最龐大的官營（公營）樟腦加工廠，更是臺灣唯一的鴉片加工廠。

紀馬可波羅旅行記中，也記載蘇門答臘西北部產樟腦，可做防腐及其他藥用之語。西元 1571 年流亡的葡萄牙詩人 Luis de Camões 稱樟腦為治病之油（balsam of disease），可見樟腦在 16 世紀時的歐洲已造成風靡。

樟腦，最初是由生長在自然界的樟樹中取得，自從人類文明發軔，這個具魅力

的單松烯類物質就已普遍為人所知。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中記載：「樟腦出韶州、漳州，狀似龍腦，色白如雪，樟樹脂膏也。」明末鄭成功收復臺灣後，樟腦業開始傳入臺灣，西元 1863 年臺灣樟腦行銷國外，開啓這座島嶼最古老的外銷產業之路，臺灣樟腦由此聞名世界，甚至壟斷全球的市場。臺北市的仁愛路上有近千棵

從「樟腦」談起

瘋狂藝術大師梵谷 (Van Gogh) 在給弟弟的一封信中寫道，因飽受失眠困擾，便服用醫生開的安神藥物：樟腦。

然而，樟腦有興奮效果，且口服有毒性，是不是因此使梵谷精神錯亂，自割耳朵？

這封塵封百年的信件或許無法解開梵谷的割耳之謎，但服用樟腦導致性格古怪的梵谷變得愈發歇斯底里卻是事實，自殘事件後，梵谷的精神疾病愈發嚴重，終於

在西元 1890 年舉槍自盡，結束了 37 年的生命。

樟腦，是無色透明的晶體，具有強烈的氣味，在醫藥方面用於製備中樞神經興奮劑，如十滴水、人丹和複方樟腦酊，但警語是：不可口服，易引起眩暈、精神錯亂、昏迷等症，嚴重者會造成呼吸衰竭。

從史籍考證樟腦的使用，可溯至第六世紀阿拉伯人所稱之「Kafur」，其意為純白色，此字即為今日英文「Camphor」之字源，阿拉伯人視如珍奇之藥。13 世

樟樹傲然挺立，是許多臺北人每日必經的樟路，樟樹成林，彷彿在訴說著近百年間，一則則散發著辛香的傳奇。

「臺北府城之南—麗正門」

沿著老臺北城中的核心國立臺灣博物館往南散策，短短的一條公園路納入了臺北城內外的眾多古蹟建築，走到這條軸線的盡頭，一個規模宏大的城樓被幾株冠蓋的落羽松護衛著，這便是臺北府城五個城門中最大的南門。南門建於西元 1884 年，正式名為「麗正門」，取意「絢麗雅正」。麗正門石額四周採用螭龍圖案，與其它城門均不同，後由閩南式城門改建為仿北方宮殿式建築，唯石構臺座及圓拱門則維持原有建材與造型。門洞旁的《麗正門沿革記畧（通「略」）》碑寫道：「清光緒元民前 37 年，准欽差大臣沈葆楨之奏請，旨諭設臺北府於艋舺，並決定築城，五年興工，八年完成。日人據臺曾為砲毀，拆除城垣時修復原狀，留做古蹟，光復後再加整修，蔚為壯觀。」

出南門，一幢有著中央尖塔、正面呈「V」字半圓型文藝復興式紅磚建築絢麗眼前，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廳舍。日本時代為控制鴉片、鹽、樟腦、菸、酒等重要民生物資，乃於西元 1901 年成立專賣局。專賣局建物由森山松之助（もりやままつのすけ）設計，於西元 1913 年初建

完成，西元 1922 年完成右翼增建，其形制與總統府建築物如出一轍。專賣局在戰後曾改制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現為臺灣菸酒公司。

「樟樹飄香展風情」

續往前行，路旁的行道樹變換成樟樹，伴隨著樟樹香氣，一幕幕過往回憶也隨之飄散開來，記憶的倉庫正慢慢被打開。

樟樹，灰褐色的老幹，橢圓形的葉，葉尖揉搓後會散發出樟腦的辛香味。樟腦與樟樹，它們的關係是什麼？跟橡膠與橡樹一樣嗎，膠農提個桶子在樹上割幾刀，白色的汁液從樹幹裡流出來？還是把樹皮拿去熬汁，提煉成為樟腦？

樟樹為樟腦的原料，樟樹生長於亞洲的臺灣、婆羅洲、日本群島南部等島嶼，以及中國大陸的華南地區、印度南部的深邃森林中。若以世界樟腦分布位置來看，主要以遠東之臺灣、日本及中國華南為主要產地。

在十九世紀以前，樟腦主要供藥用，亦用於製造香料、印度宗教儀式中的焚香等等，因對無脊椎動物具有毒性，經常被使用在防蟲、防臭和防腐上。

十九世紀後期，以樟腦為主要原料的賽璐珞 (Celluloid Nitrate)、無煙火藥陸續發明，使樟腦一躍成為重要的化工原料。二戰之後，石化工業日益發達，各種塑膠

陸續發明應用，取代了賽璐珞，使得天然樟腦喪失了重要性。

樟腦是無煙火藥製造過程中，最重要的塑化原料，而無煙火藥適用於推動槍砲彈頭或是火箭飛行的發射藥，與會產生爆炸的炸藥在性質與使用上完全不同。可以說，無煙火藥的誕生，改變了彈藥的開發，因此，樟腦便成為軍需工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一戰爆發前夕，歐陸各國從日本進口大量的樟腦，以充實軍需，自西元 1910 年至西元 1916 年間，日本（含臺灣）每年樟腦製品出口量均達 9 百萬至 1 千萬公斤之間，占世界總產值的 70%，成為可操控產量與價格的壟斷性商品，其中又以產自臺灣的樟腦占了其中的八成以上，因

此才有了「臺灣樟腦世界第一」的頭銜。

「經典「紅樓」&「小白宮」」

眼前出現一棟紅樓，與專賣局廳舍的紅磚一樣的色澤，人行道上幾方利用原石雕刻成巨形齒輪意象的座具，將象徵過去產業時光的抽象符號鑲嵌於街道風景中，座具表面則搭配不同石材拼花工法，將有力度的石材化成柔軟的時光切片，藝術家藉齒輪的滾動意象，讓今人緬懷過去臺灣產業歷程的推移。不時隨風飄下的樟樹之葉，落在座具之上，與座具上的樟葉圖騰拼湊出饒富詩意的美感。

紅磚從立體的牆面一路延伸到地面，出現「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的名牌，

外觀採用英國安女王式 (Queen Anne Style) 風格的「紅樓」，其鮮明特色是不對稱的外觀，正面屋頂呈三角形，屋頂上鑲滿精緻的簷板，拱門和窗都有精美的裝飾。



三棟外型風格迥異的建築像三兄弟般並肩而立。

最高者是外觀採用英國安女王式 (Queen Anne Style) 風格的「紅樓」，一棟兩層樓之紅磚和鋼筋混凝土混造建築，其鮮明特色是不對稱的外觀，正面屋頂呈三角形，屋頂上鑲滿精緻的簷板，拱門和窗都有精美的裝飾。「紅樓」原為「樟腦倉庫」，西元 1915 年落成，是貯放樟腦及鴉片成品的庫房，簷高約 13.3 公尺，占地約 169 坪，室內寬廣沒有小隔間。「紅樓」外部附設有單斜鐵骨造之半戶外空間「上家」，即棚架區，又被稱為「荷造廠」，占地約 150 坪。「荷造」為日文摺貨、包裝貨物之意，「荷造廠」即包裝場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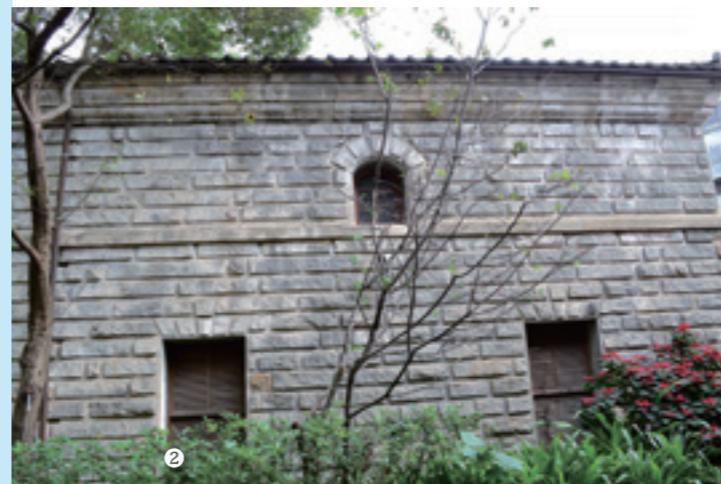
緊鄰紅樓的是三棟建築中最矮的「小

白宮」，雖然有些「迷你」，卻是臺灣極罕見的日本明治時代的石造建築，因外觀整體偏向淺黃白色，而有「白樓仔」或「小白宮」的雅號。「小白宮」，原為「物品倉庫」，西元 1902 年落成，是南門園區最古老的建築物，也是臺灣僅存之鴉片產業建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其面寬約 22.2 公尺，進深約 9.45 公尺，磚石承重牆構造，簷高約 6.75 公尺，木造四坡落水屋脊高度約 9.7 公尺。看到「小白宮」，一定要摸摸它的牆面，其牆面為北投唹岸石與紅磚組成，但因這些唹岸石取自舊臺北城牆，可謂乘載著獨特的歷史厚重感。

與「紅樓」、「小白宮」對望的建築是後期新建的園區行政大樓，為配合園區古蹟建築群之風貌，量體及外觀造型設計



①



②



③

以純淨為原則，採磚石本色之清水混凝土，嚴謹模矩的列柱用以形成樂譜式的背景，牆面並有漂浮、蔓生的「琉雲光景」公共藝術。在 1 樓走廊上則展示了南門古蹟園區修復大事記，並羅列參與此次修復之工匠名錄，以彰顯他們在修復過程的貢獻。

臺博館南門園區古蹟建築群的前身，是西元 1899 年創立的專賣局樟腦與鴉片兩大專賣品的重要生產基地，西元 1901 年改稱南門工場，西元 1931 年再改名為臺北南門工場。此工場不僅是臺灣唯一且規模最龐大的官營（公營）樟腦加工廠，更是臺灣唯一的鴉片加工廠（西元 1899 - 西元 1945）。從西元 1900 年 1 月南門外的樟腦工廠，至西元 1906 年新鴉片工場竣工，成為當時製造及實驗樟腦、鴉片兩大專賣品重鎮，所以南門工場的演變與樟腦及鴉片的興衰有著不同小可的緊密關係。

由於南門園區是將古蹟產業建築再利

用為博物館，使古蹟建築與博物館展示結合，所以在「紅樓」展示館，展廳就仿造原樟腦倉庫的情境，介紹樟腦及其製造、運用，以及樟腦產業與臺灣發展史的關聯。在充滿時間記憶的紅磚牆裡，訴說著與南門工場的時空變遷。「紅樓」的古蹟修復常設展介紹了「紅樓」的建築特色、園區修復過程中之考古發現以及負責修復再利用工程之建築師的手稿等，還有落水頭、電梯遺構、手推車軌道遺構、磚牆、TR 磚人字型紅磚鋪面、電源開關箱遺構、公共電話遺構等現地展示。

- ① 西元 1902 年落成的「小白宮」，是南門園區最古老的建築物，也是臺灣僅存之鴉片產業建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 ② 「小白宮」牆面為北投唹岸石與紅磚組成，但因這些唹岸石取自舊臺北城牆，乘載著獨特的歷史厚重感。
- ③ 後期新建的園區行政大樓，量體及外觀造型設計以純淨為原則，採磚石本色之清水混凝土，嚴謹模矩的列柱用以形成樂譜式的背景。

走進「小白宮」，偌大的空間裡除了瀰漫著淡淡的檜木香，也會看到整個南門古蹟園區修復歷程的展示，包含「小白宮」屋架模型、「小白宮」主題牆，「小白宮」木樺頭與檜木防水層的實品展示，還有暗藏玄機的外牆鑽心實驗痕跡現地展示等。

古蹟修復 還原早期樣貌

南門古蹟園區除了三棟主建築，戶外的遺構也很有看頭。

最裡面的是試驗室遺構，西元 1914 年落成的樟腦實驗室曾是南門工場的總辦公室，兩層磚承重牆混合鋼筋混凝土柱樑結構，四腳設有角樓，是工場內最精緻華麗的建築物，可惜戰後全毀。民國 97 年考古試掘時發現南側大門入口地坪及角樓磚造連續基礎，目前以遺構方式加以保護。

與實驗室遺構並行的是廣場石板步道遺構，民國 98 年考古發現埋藏在廣場地下的石板鋪面，其橫斷面為中央高、兩側低，使用唹哩岸石，這些唹哩岸石與「小白宮」外牆的石材相同，均為臺北城牆石的建材再利用，從鋪砌方式等細部研判，應為東西向的道路，正是南門工場主要出入道路，因廠區變遷逐漸埋沒，經整理植栽與鋪面形式，回復了歷史上重要的東西向軸線。目前石板步道兩側的亞歷山大椰子樹，加深了現在與過往的連結。

「小白宮」後方正中的四百石貯水槽，落成於西元 1929 年，是因應南門工場曾兩度發生火災所興建的消防池。池水主要來自樟腦工廠及鴉片工場於製程中所產生的冷卻廢水，平時亦提供環境清掃與灌溉花木之用。槽壁為紅磚構造，槽底則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容量為 400 石（約 72 立方公尺）。民國 102 年清整補強壁體結構，



並以消防栓造型之噴水頭，紀念其曾經作為消防設施之歷史榮光。

為了便於搬運原料、物料及成品，南門工場於西元 1915 年開始興建臺車軌道。原有軌道系統僅「紅樓荷造場」留有部分殘跡，現比對舊有場區配置圖，仿作復原部分軌道路線及臺車。

以唹哩岸石堆砌的石花台是後期古蹟修復整地時，發掘出的零星唹哩岸石廢棄建材，為使建材永續利用，遂將其作為園區各式花台壁體使用。

除了建築和歷史遺構，南門園區的生態也大有看頭，既然是臺灣樟腦產業的重鎮，自然不能缺少樟樹這個要角。「小白宮」北側有 3 棵樟樹，為園區現存最老的喬木。伴隨著時間的流逝、人事的更迭，至今依然屹立不搖地守護著南門工場。其茂盛的枝葉，提供綠意盎然的自然景觀及良好的休憩空間，日光雲影，四百石貯水池中輝映著三棵樟樹的倒影，隱隱閃耀著光芒，讓人彷彿重回過去臺灣產業歷史的

美好光景。

在「紅樓」內有幾幀黑白老照片，為我們描繪出民國 27 年的臺北南門工場，那是一個樟腦產能達到巔峰的時代，也是一個「煎熬」的年代。在場區內有 2 百多名職員工，夜以繼日地輪班工作，直入雲霄的巨大煙囪，日夜不間斷地冒著黑煙，鍋爐間轟轟作響，源源不斷地輸送高熱蒸氣到各廠房內。在原料倉庫中，如白雪一般的原料樟腦堆積如山，散發出特殊的樟腦香氣；在樟腦昇華作業場內，火夫們在

- 1 試驗室遺構保護區，曾是南門工場的總辦公室，也是工場內最精緻華麗的建築物，可惜戰後全毀。
- 2 「小白宮」北側的 3 棵樟樹，為園區現存最老的喬木，至今依然屹立不搖地守護著南門工場，倒影在四百石貯水池中閃耀著，讓人彷彿重回過去臺灣產業歷史的美好光景。
- 3 廣場石板步道遺構，使用唹哩岸石，為東西向的道路，正是南門工場主要出入道路。
- 4 為了便於搬運原料、物料及成品，南門工場於西元 1915 年開始興建臺車軌道。此圖為「紅樓荷造場」內的軌道遺跡和人字型紅磚鋪面。
- 5 以唹哩岸石堆砌的石花台和仿作復原的臺車軌道。



1



2

昇華灶邊看著樟腦持續地沸騰、昇華；原料腦油則在腦油工場中，高聳的分餾塔內，生產出各種化工原料，經由地下管線，輸送到巨大的鐵桶內貯存。工場另一方則有工人正在製作木箱、或在鍍鋅鐵板上塗臘等，未成品樟腦進行裝箱作業。雜工們推著臺車，將一箱箱的成品樟腦運送到荷造場，搬運工人忙著裝在到人力車上。警衛則嚴密地巡視，厚重的鐵窗層層保護著鴉片成品或樟腦成品。

樟腦事業，無疑在臺灣開發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曾經與民生息息相關。在那個年代，還有一個與樟腦共生的民生產業，更成為日後「點亮臺灣」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明歷程，那就是電力。

你可知道，臺灣第一盞亮起的電燈是臺灣巡撫劉銘傳在臺北城內為自己的新衙門所裝設的，不僅如此，那時的臺北府城內各主要街道也安裝了電燈，可惜好景不長，這些電燈在幾個月後就因發電成本太高而熄燈。

直到日本治台，電力發展開始蓬勃日新，從曇花一現到萬家燈火，臺灣的電力時代來臨，來電後的臺灣呈現出獨特的「島電風景」。

“有電的風景是怎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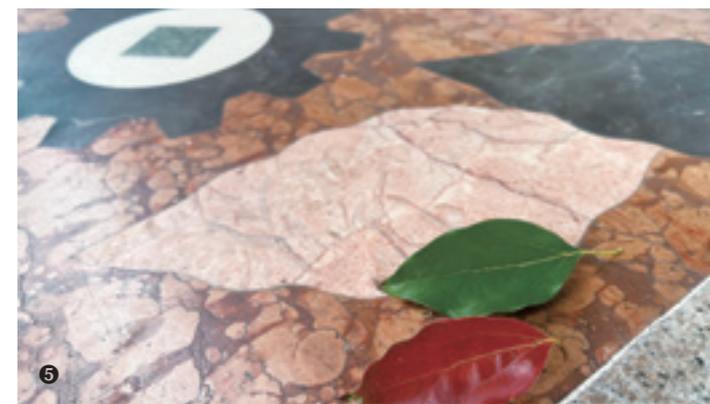
正在「紅樓」展示館 2 樓展出的《島·電生活－臺灣電力的時代樣貌》特展為我



3



4



5

們揭開了百餘年來，電力引進臺灣後，「電」在臺灣發展下與土地共譜的時代樣貌，掀開這個島嶼的電力故事。

不同於一般產業特展帶給參觀者只是硬梆梆的刻板印象，這齣特展以日治時期臺灣本土畫家與日本在臺畫家的筆下風景揭開序幕。陳澄波的《水源地附近》和小澤秋成的《臺北風景》，畫面呈現的竟然是電線桿樹立、電線交織、發電廠等電氣設施，這些在今日正逐步消失的日常地景，卻是 20 世紀初臺灣開始步入現代化的「物質證據」。

百年前的「點燈」，象徵著「先進」與「進步」的來臨，而來電後的臺灣，對電的依賴與日遽增，在享受電力所帶來的一切文明背後，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由此產生的環境成本及隱含的人、土地與環境拉扯的社會成本。

「島·電生活」，是一個臺灣的人、土地與電力的故事，我們必須要省思，文明與自然的循環，不該是消長而應該是和諧共生。

- 1 展場複製的腦寮情景，是腦丁入山工作舉家住宿的地方。
- 2 「島·電生活」，是一個臺灣的人、土地與電力的故事，我們必須要省思，文明與自然的循環，不該是消長而應該是和諧共生。
- 3 「南門工場時光機」3D 互動展示區，讓參觀者彷彿重返西元 1938 年的時空，體驗樟腦生產、包裝和運輸過程。
- 4 正在「紅樓」展示館 2 樓展出的《島·電生活－臺灣電力的時代樣貌》特展，揭開了百餘年來電力引進臺灣後，在臺灣發展下與土地共譜的時代樣貌。
- 5 隨風飄下的樟樹之葉，落在座具之上，與座具上的樟葉圖騰拼湊出饒富詩意的美感。

樟腦，在今天的生活中，或許已不重要，但想到在我們生長的這片土地上，至今仍擁有如此美麗的樟樹，而樟腦更曾經主導過臺灣經濟發展的脈絡，我們當從內心珍惜這片美麗的資源。❧